

喜聽大學生音樂會

好久沒有聽古典音樂會了，日前晚上我夫婦倆偕同女兒女婿同到戲曲中心大劇院欣賞了一場難得的古典音樂會——「聯校音樂會2021：歐洲音樂之旅」，台上演出的近百名大學生樂手，有我在香港大學就讀的外孫。

我說難得，固然是第一次有機會欣賞到愛好音樂的外孫吹奏雙簧管的技巧，欣喜看到他對音樂的熱愛；更主要是高興地看到，由香港大學管弦樂團聯同科技大學學生會管弦樂團和理工大學學生會管弦樂團的學生和校友組成了一個聯合大學管弦樂團，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種種困難，成功首次在社會上公開演出，透過多首悅耳動聽的西洋古典樂曲，發放了導人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舞台上一眾年輕樂手充滿朝氣的臉孔，專心一意演奏各自不同的樂器。這場古典音樂會，演出曲目豐富，包括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多瑙河》，也有《漂泊的荷蘭人序曲》、《阿萊城的姑娘》、《芬蘭頌》、《我的祖國：莫爾道河》、《第一號威風堂堂進行曲》等，都是富有歐洲特色的樂章。全球疫情依然反覆，港人好久都不能出外旅遊，可見音樂會策劃人別出心思，在選曲上仿如帶聽眾漫遊歐洲。

我也想到，在疫情下，舉辦一個規模不小的音樂會，要解決的困難頗多。由於是三間大學的管弦樂團首次合作，光是在排練方面就很費氣力，幸

好所有樂手和指揮都熱愛音樂，他們都樂意利用暑假期間進行多次排練，希望做到盡善盡美，令買票入場的學生家長和市民大眾聽得滿意。我相信，他們這個願望是達到了。

參與演出這個音樂會的近百樂手所運用的樂器有十幾種之多，包括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英國管、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色土風、喇叭、小號、長號、低音大喇叭、打擊樂器、豎琴等，應有盡有，與一個正規的職業管弦樂團比較不遑多讓，作為一個課餘的大學生樂團來說，具備的人才與樂器的條件算是很不錯了。

聽這場音樂會，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看到首席指揮，竟然是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講醫務事情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原來他在本職的醫學專業範疇之外，還熱衷於音樂藝術活動。他現任港大管弦樂團的首席指揮，並擔任幾個音樂團體的重要職務。他首先出場講「開場白」，說起這個音樂會的緣起，風趣幽默，與我們平時聽他講醫學時的一臉嚴肅截然不同。音樂響起，只見他揮動指揮棒，手勢嫺熟多變，造詣湛深，有目共睹。當音樂會最後一首樂曲演奏完畢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我真誠希望，今後會有更多此類音樂文化活動，這對社會大有裨益焉。



客居人語
姚 船

底線兩字，不難理解，是指能容忍接納的最低限度。

不是嗎，鍋底打破了，哪能不出問題？船底捅漏了，哪會平安無事？穿越底線，終歸會惹來大麻煩。國家層面的底線很明顯：主權領土完整。誰侵犯了，就迎頭痛擊，民族大義、國家尊嚴高於一切。而社會上的底線也是明確的：法律和規則。通過這些用以規範人們的行為和道德品行。

按理說，大家只要參照上面兩條底線，就能做好自己，任憑風起雲湧，我自巋然不動。可惜現實世界並非如此。有的人自以為高人一等，為所欲為，故意踩「線」；有的人明知越線危險，但利益驅使，抱着僥倖心理碰一碰；也有的人法律意識和道德觀念薄弱，越過底線仍渾然不知，懵懵懂懂覺得並無不妥。

近來，內地演藝圈醜聞頻出，有明星、偶像、網紅被揭觸犯法律和道德底線，光環驟失，被粉絲和民眾唾棄，有的入獄，有的

被刑拘，有的宣布退出娛樂圈……一眾贊助商也快刀斬亂麻，劃清界線。不單「錢途」斷失，前途也堪虞。

不能否認，偶像、網紅中很多是有特質、有能量的，值得推薦崇拜，但其中不少只是靠所謂「顏值」被吹捧出來，既無內涵，也不努力學習。一朝上位，跟班、策劃、公關一大堆簇擁，所到之處，早早安排粉迷聲嘶力竭歡呼追捧，自是飄飄然欲仙也。不難想像，破底沉淪已是無可避免的事。

坊間有句口頭禪：「這人做事沒底線。」用來形容那些有壞習慣、不按常理行事的人。譬如朋友相約外出聚會，經常長時間遲到；背後喜歡搬弄是非，挑撥人家不和；承諾的事瞬間忘記，腦子裏缺乏信用兩字……這些雖未至於犯法，但也表露出一個人的素質和修養。可見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也有底線。

前些天，一些奧運冠軍名字被人搶註，引起廣大民眾憤怒。中國在東京奧運奪得首金的射擊選手楊倩，三次十米高台跳水獲滿分奪冠的全紅嬋等多位運動員的名字，被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公司企業和個人搶先註冊，

說茶與酒



◀以沏泡為主的飲茶方式沿襲自明代。資料圖片



文化什錦
張崇琛

茶、酒是兩種飲料，但同時又形成了兩種文化，並分別影響了中國人數千年之久。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就不能不對它們的起源、飲用

歷史及文化蘊涵進行研究。

中國人的飲茶最早卻是從藥用開始的。據說神農氏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於是，原始時代的人們便有意識地用茶來治病了。此雖係傳說，但茶的消膩、解暑、除煩、提神功效很早即已為中國人所認知，卻是事實。而我們現今所能見到的最早有關飲茶的記載，應是西漢王褒的《僮約》。《僮約》是王褒與家僮於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年）所立的契約，文中規定了家僮應做的各種事情，其中就有「烹茶盡具」及「武都買茶」兩項。王褒是蜀郡資中人。這說明其時的蜀地不但飲茶成風，並有了專門的茶具，而且茶葉也已經成為商品，還出現了像武都（郡治在今甘肅西和縣西南。一說是四川綿竹縣北的一座山名）這樣的茶葉市場。可見，茶葉最早是由西南地區傳入中原的。正如顧炎武《日知錄·茶》所說：「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到了三國魏晉時期，飲茶之俗已遍及東南地區。據《三國志·吳書·韋曜傳》記，吳主孫皓宴客，因韋曜不善飲，孫皓「或密賜茶荈以當酒」。寇宗奭《本草衍義》（卷十四）還記，「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而南北朝時期，隨着佛教的興盛，「令人少睡」（《神農本草》）的茶更受到了僧人的喜愛，茶飲之俗開始在寺廟中流行開來。又因為茶亦可助談興，所以人們也紛紛以茶代酒，官宦之家也轉而以茶果待客。

喝茶變成中國人普遍的生活習慣則始自唐代。文人們則不但愛茶，還留下了一大批與茶相關的詩歌。像杜甫的「落日平台上，春風嘖茗時」（《重過何氏五首》之三）及白居易的「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食後》），便是詠茶的名

句。不過將飲茶提升為一種文化現象並影響中國千餘年之久的，則與唐代的「茶聖」陸羽及其所編撰的我國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是分不開的。在陸羽之前，茶的名稱很多，或稱茶，或稱葭，或稱茗，或稱荈；至陸羽，則一律稱為茶。至於飲茶的方法，自漢至唐，基本是「烹」或「煎」，即將茶葉與葱、薑、棗、桔皮、茱萸、薄荷等一同放在釜中烹煮。而陸羽則通過自身的實踐，不但規範了團餅茶的製作，同時還提倡茶的清飲，即不再將茶與各種作料同煮。此後，唐人的飲茶是先做成茶餅以令其風乾，待飲用時再碾成細末，並經篩羅後入水烹煮。一九八七年在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塔基下出土的一套茶籠、茶碾、茶籠等，便是唐人飲茶時所用的茶具。

宋代仍將茶葉製成茶餅，只不過在飲用時又改唐代的煮茶法為點茶法，並盛行鬥茶。所謂「點茶」，也是先將茶餅碾成粉末，再用茶籠篩過，然後「候湯」，即等候點茶用水的沸滾程度。待正式點茶時，首先將適量茶粉放入茶盞中，接着將火候適當的沸水注入茶盞，並將茶粉調成膏糊狀。隨後，邊添加沸水，邊用茶匙擊拂，直到茶湯表面呈現出滿意的顏色。如是白茶則以顏色鮮白為佳。「鬥茶」則是由唐代的「茗戰」演變而來的一種「茶戲」，實際是比試點茶的技巧。

宋人將飲茶過程當作一種領略美的

企圖作為商業目的。人們紛紛譴責，這些公司及個人的底線究竟在哪裏？

對於有的青少年屢屢觸碰道德底線，家長和社會環境也有一定的責任和影響。一些家長為求子女成名，根本忽略了少年兒童在德智方面的培養教育，一心催谷他們向「錢途」發展。不少「媽寶」成了空心蘿蔔，外表白皙光鮮，內裏多是水分。雖然個別人僥倖上位，終歸經不起考驗。而且社會上仍存在一些不正之風。譬如有所謂娛樂文化公司打着冠冕堂皇招牌，大搞什麼造星、追星遊戲，無形中荼毒了不少青少年，令他們迷茫於虛無世界，辨不明是非，看不清底線。

對蓄意挑戰國家安全和法律底線者，無疑要給予嚴厲打擊；但對於一些誤踩底線的人，主要還是教育為主。重要的是，防患於未然，思想意識和法律常識的教育要走在前面。有關部門也應嚴格把關，像上面提到的搶註名人名字的事，多年來屢有發生，而且有的也得逞。如果一早明確表示此路不通，有誰又會頭撞東牆？

底線，是為人處事準則，也是社會安定保障。堅守底線，人人有責。

昂船洲(外一首)



藝苑草
李 風

窗前望軍港，
戰艦巡海灣。
華燈璀璨夜，
心安入夢鄉。



秋風

南國一片海，蔚藍如畫圖。
風吹波浪起，萬舸競先渡。

南洋的「洋」



如是我見
海 龍

我的童年時期，中國跟國外的交往很少。那時候「南洋」是個飄忽且魅惑的詞。記得在畫報上看到雅加達、馬尼拉等字眼都覺得很神秘，它們是些像叢林童話或樂園般的存在。這種神秘感被後來《紅色娘子軍》中扮作南洋華僑洪常青的形象給固化了——那一身白色西裝、帥帥的白夏帽、英俊的身姿加深了我童年南洋的謎氣。

田漢早年話劇有聶耳譜曲的《梅娘曲》《告別南洋》。中國一九七〇年代只穿中山裝的時候菲律賓總統馬克斯夫人的緋紗雁翅裙驚艷過朝野，那時候，誰不知道有個南洋？這些記憶碎片更強化了南洋的「洋」。

其後多讀了一些書，我知道了南洋華僑陳嘉庚的事跡，南洋更成了一片神奇樂土和謎一般的存在。再後研讀近代史，從徐悲鴻和顧維鈞等人南洋經歷也更見識到南洋的傳奇。當然，我也讀到了南洋的另一面。特別是它的排華運動、郁達夫南洋遇害，南洋華僑被迫害蹂

躪的血淚歷史。國家弱，華僑則受欺侮。讀舊時華僑回憶不准他們說漢語不准有漢語名字，南洋的形象在心裏打了折扣。

南洋，就是今天的東南亞。南洋曾被稱作海上絲綢之路。它大致始於唐宋，宋元後瓷器漸成出口大宗，也叫海上「陶瓷之路」。那時候南洋地廣人稀，熱帶物產豐富，只要肯出力、膽大善經營，窮人容易出頭，沿海一帶民眾多有赴海闖運氣遠走異鄉者。讀史書載民間「下南洋」成為堪與「闖關東」、「走西口」相媲美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些大規模的冒險和移民運動同樣對各地經濟有着「推——拉」合力的驅動。

由於沿海中國人吃苦耐勞而且聰明敢為天下先，早年去南洋多因商貿活動。在《一千零一夜》和中國話本小說《三言二拍》中多有描寫，這批人敢於冒險而說巨富者多。其後，中國國勢強大航海業也發達，明朝鄭和下西洋其實下的主要是南洋。

那時候是揚我國威，中國輝煌勢大物阜民豐。再往後晚清敗落人民流散去南洋多為了移民或謀生。華人當年往往是隻身一人逃出，靠勤勞致富；後漸次成為商界各種「大王」，卻被不思進取當地人嫉妒和仇富，最後而至於被打砸搶燒。有華人名字身份者往往成為當地的「肥羊」甚至被沒收家產和財產。這段歷史成了不堪回首的南洋血淚。

上世紀下半期中國崛起，曾經被醜美的南洋迅疾被巨大的中國航船超越，童年時那些旖旎的南洋傳奇連同那些夢幻般酸甜的故事都漸次淡出視野。但是，單絲不成線獨木難成林，中國的發展也需要國際友朋。過去的南洋為了各種利益今天組團結成了盟友，這夥盟友也應該是中國的夥伴。中國人深知互相提攜共同致富的道理，近年來同「東盟」即昔日南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南洋，曾經的海上絲路和陶瓷之路早已拓展了業務，區區絲綢陶瓷日用品早已被各種高

科技和能源交通貿易等大型合作所替代。這種交往將成為黃金通道連接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南亞諸國並通過印度洋、紅海交通東非和歐洲，造福沿途和遠方的人們。據統計中國現在同世界六十多個國家有着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造就了新一代東方文明大航海時代的奇觀。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昨天其實不遠。曾經，南洋也是「洋」。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們的夢想和榜樣。大約近一個世紀的日子裏我們在經濟上仰望南天，南洋飽含着我們的期冀，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今天，再次回顧南洋不是為了對比和矯情，而是在心底深處提醒國人別忘了那段中國曾經淒苦的歲月，警鐘長鳴。

新時期討論國歌時曾經有人想改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但終被否定——居安思危，勿忘國恥，永遠保持奮鬥向前的狀態是中國對世界的回答。